



猫头鹰丛书

冰球营的谋杀



晨光出版社

冰球营的谋杀

罗伊·迈克格里嘎

晨光出版社

Murder at Hockey Camp

Copyright © Roy MacGregor, 1998

Published by permission of McClelland & Stewart Inc. (Canada)

Chinese Language(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Aurora Publishing House 1999

Chinese copyrights intermediary: Tao Media International(U.S.A)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23—1999—010 号

版贸策划 崔寒韦

监 制 刘卫华

责任编辑 黄 楠

责任校对 刘 洁

封面设计 李 斌

猫头鹰丛书

冰球营的谋杀

罗伊·迈克格里嘎 著

云南新宇翻译公司 翻译

晨光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三厂印装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3.5 字数:70 000

1999年12月第1版 2000年5月第2次印刷

ISBN 7-5414-1715-7/I·149 定价:4.50 元

凡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平静湖之谜

斯坦利杯失窃之夜

猫头鹰队北行探险

冰球营的谋杀

瑞典绑架

佛罗里达恐怖事件

魁北克城危机

猫头鹰队之迷路

1

特拉威斯·林德塞战栗着，他没法控制自己。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或感受过如此恐怖、如此有力、完全野性的东西。

暴风雨在湖的上方开始发作。被称做“鱼鹰”的4号小屋里的男孩们亲眼目睹了暴风雨的降临过程：领头的是铅块一样的乌云，它们直冲营地而来。还在吃饭铃响之前，天就已经黑得像夜晚一般。暴风雨来临时，他们全都聚集在小屋里，倾听着由远及近的雷鸣声、霹雳声，看到远处的海岸在闪电下忽隐忽现。

一个闪电，尼什尔开始计算距离：“一汽船……两汽船……三汽船……四汽船……”一声雷鸣把他打断了，雷声翻滚而来。“四英里。”尼什尔精确地宣布说。尼什尔是专家。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户外运动者可追溯到猫头鹰队的北行探险，当时他几乎由于自

己的愚蠢而被冻死。

接踵而来的是第一个在头顶上炸响的雷，就算是尼什尔也不敢出声。在他们头顶的正上方，天空似乎被撕裂了。雨水从撕裂的天空中倾盆而下，就像从灭火龙头里喷出来似的。还好，大门关上了，这多少让人觉得一丝安慰，小屋是安全的，男孩们挤做一堆。特拉威斯用手堵住了耳朵，但徒劳无益。第二声炸响更近，就像有一座火山在他们旁边喷发了。空气发出滋滋声，霹雳似乎把雨水煮开了，伴着炸响的是炫目的闪电，小屋的墙壁微微颤抖起来。

尼什尔和特拉威斯想，也许只有半条汽船的距离。雷鸣和闪电之间相隔几乎还不到一条滑艇远。暴风雨就在他们头顶上方。

“鱼鹰”屋里的六个男孩移到了窗前，威尼·尼瑞卡瓦在最前方，紧跟其后的是高蒂·格蕾菲斯，拉里·乌尔马，安迪·赫金斯，拉尔斯·约翰逊，还有，跟在他们后面的特拉威斯·林德塞，猫头鹰队的队长。本来在暴风雨的漆黑中，他们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但接下去的又一次闪电让他们的世界迅速明亮起来，好像闪光灯闪过。凝住的光束就像黑暗天空的防风玻璃爆了一个裂口。他们再次听见火焰的滋滋声，突然又是一个惊雷，墙在晃动，特拉威斯也在颤抖，他感到发

冷，感到害怕。

借着另一道闪电，他们可以清楚地看见水那边的女孩们驻扎的营地，仿佛是一幅画。特拉威斯想可能莎拉也正在看。莎拉·卡斯贝森是特拉威斯之前的猫头鹰队队长。她的新队——多伦多少年航空队，住在外面的最近的小岛上的六间小屋中，同住的还有猫头鹰队的三个女队员：詹妮、丽兹和菖托。

在那些漫长的学年结束前的星期中和冰球夏令营开始之际，特拉威斯想过他会介入各种未知的冒险中，像游泳、离开绳子游到湖里、从悬崖上跳水、滑水、垂钓，还有开营火会……甚至还有蚊子。但从未想过今天这样的场面。

暴风雨在他们顶上停住了，现在，炸裂来得更频繁了，以至于你根本没法说清哪声霹雳属于哪道闪电。似乎世界末日已经来到。闪烁在湖面上的闪电就像短路的灯。大雨倾泻到屋顶上，门在风中摇曳。特拉威斯在发抖，就像冬天光着身子站在户外，而非七月在室内身着运动服。

和那种无助的感觉比起来，寒冷简直是无足轻重。对黑暗的恐惧也不能与之相比。他宁可把这超自然的光换成回家后待在一片漆黑中，上千的蛇和鼠，还有黑寡妇蜘蛛，以及令人恶心的独眼怪物盯住他的

床脚，至少那里没有，永远也不会有这样的暴风雨。

轰隆隆！

他们看到一道闪电，听到一声霹雳——但后面的声音是另一种声音！爆裂后面跟着的是一种冲刷的声音，然后砰的一声，小屋跳了起来，男孩们全摔得跪在了地上，呻吟着。

“什么鬼东西！”尼什尔大喊。

“屋顶吹飞了！”戴塔喊。

但不是屋顶，他们身上还是干的。最高的安迪第一个站了起来，想看看外面到底出了什么事。

“看那儿。”

现在他们全都爬起来向外看。

“出什么事了？”

“让我看看。”

特拉威斯透过雨水满布的窗户向外看去。一片玻璃碎了，风夹着雨水拂到了他们的脸上。窗外，草地消失得无影无踪。穿过草地，躺在他们的小屋和“潜鸟”屋之间的是一棵巨大的、被击毁的铁杉树，“潜鸟”屋里住着威利·格兰基尔、威尔森·凯里、法赫得·诺瑞泽得和杰西·哈波伊，树枝全劈开了，树皮已经被剥掉，露出了皮肤一样的白色木肉。

它离两间小屋都只有几英尺。

特拉威斯抖得更厉害了。

2

“他们要来杀我！”

特拉威斯突然被两声尖叫惊醒，其一来自尼什尔，另一声则是门外的链锯发出的。

有光——阳光。特拉威斯一定是暴风雨过后睡着了。尼什尔直直地坐在床上，睡袋蒙着头，胳膊紧紧地拥着枕头，还在为谋杀大喊大叫。特拉威斯摇了摇头：他的朋友看了太多的恐怖电影。

“他们在砍树！”特拉威斯压过喧闹声大喊道。

慢慢的，尼什尔拉开了睡袋，在清晨的阳光中眨巴着眼睛，然后不好意思地笑了。

“我知道。”

这一切太神奇了，只不过才几个小时，风停雨住，乌云散去。阳光在湿漉漉的青草上闪烁，清新的空气中充满了刚刚伐倒的木头的气味。

两个戴着保护帽、安全眼镜和橙色塑料耳套的男人正在砍伐那棵大铁杉。他们的链锯锯入树中，木屑呈鸡尾状飞进他们的怀中。他们开始看上去像被湿的

锯木屑覆盖了。

边上站着一些旁观者。特拉威斯在旁观者中看到了马克，只有他没有穿短裤。谁也没有见过马克穿短裤。他的一条腿有点毛病，上面有一道长长的伤疤。那还是平静湖之旅中，得雷克把钥匙丢了以后，马克、他和迪林格先生涉水时他看见的。

特拉威斯很难想像马克身穿短裤的样子——实际上他很不习惯看到夏天的马克先生。马克·蒙洛教练是属于冬季的，冰球赛季开始时，他在冰场上，赛季结束时，他也在冰场上。球员们几乎没有在这中间的日子里见过他。

甚至，马克就像他们九月份从装备包里拿出来的，然后又在四月收回去的什么东西，和洗过叠好的运动衫、蓬松的汗裤、冰球手套、冰鞋还有哨子都收在一起。

马克在和另一个人说话。那个人站在被伐倒的树的浓密的树枝后，是经营马斯科卡夏日冰球学校的巴迪·奥瑞里。该学校包括了在岛上的女营和在陆地上的男营。威列·格兰格，猫头鹰队的琐事专家，说巴迪曾代表费拉得菲亚队参加过三次全国冰球联赛——“没有进球，没有协助，没有位置，32分钟的犯规处罚”——但他随时都保持一种姿态，好像他赢了三次

斯坦力杯。巴迪身着短裤，一件无袖无领的上衣，还有皮带。他戴着他的氖紫边的太阳镜，嘴里飞快地嚼着口香糖，而且只用门牙。他的右手握着一只蜂窝式移动电话，好像在等待一个重要的电话，脖子上还带着一个哨子。他的上衣的背部印着冰球营的标语，心脏处缝着一个词：教练。他好像在嘲笑马克。

突然，两个链锯都停止了工作。一只站在还未被伐倒的铁杉上的红松鼠似乎在嘲笑他们。伐木工们放下了链锯去掰一根大树枝。安静中，马克和巴迪的谈话转向小屋的外门。

“……太不负责了。”马克在说。

“没人受伤，大家伙。”巴迪·奥瑞里从齿缝中挤出几个字来，他吹着他的口香糖，“没人受伤。”

马克怒气冲冲地盯着他，试图看清楚他藏在眼镜片后的眼睛。他非常恼火。特拉威斯知道马克最反感别人称他做“大家伙”。

“看那棵树的树心，”马克说，“都烂透了。”

“它现在不是已经被伐倒了，”巴迪不耐烦地回答道，“它被伐倒了并且没人受伤。”

“你很走运。”

“放松点，大家伙。这是暑假，对不对？”

马克没吱声，继续盯着他，被荒唐的太阳镜搞得

心烦意乱。

巴迪完全忽视了马克。他伸出一个手指按蜂窝电话的数字，然后不耐烦地等待着有人接听。

“莫里！”电话接通后巴迪大喊大叫。莫里是颇具绅士风度的白发的女营经理。“莫里，带上你的工具到这儿来！叫上罗杰那个蠢东西。我们伐倒了一棵树，正好在‘鱼鹰’和‘潜鸟’之间。他必须来把那些树枝清理掉。”

马克厌恶地摇了摇头，最终转身走了。伐木工们又拾起他们的链锯，马克瞟向男孩们的小屋。

“你盯着什么看呢？尼什卡瓦？”

“没什么。”尼什尔不太确定。

“干地训练定在八点十五分。”马克说着，转身离开了。

两个伐木工都拿起了他们链锯的启动线，然后让那冒烟的引擎全速开动。噪音使任何谈话都变得不可能。

男孩们迅速更衣准备吃早餐。

女孩们从她们的岛营滑过来准备开始干地训练。她们到达陆地时，把独木舟从岸上扛了过来并翻转过去，把她们的桨和救生衣放在下面。特拉威斯想，这

样开始一天真不错。莎拉滑动木桨的时候就像她滑冰一样：平滑，优美而且有力。能再次回去聚在一起太好了。

自从莎拉的父亲卡斯贝森先生建议马克先生让两个队——猫头鹰队和航空队都来参加马斯科卡夏日冰球学校以后，特拉威斯就一直期盼着这一刻。营地覆盖了相当于三个学校校园的面积，离男孩们的小屋到海滩和船坞之间都有一段距离，他们可以从一座塔里游泳和潜水，岸的那一边有一座大大的水边俱乐部，提供快速汽艇，还有洗浴，赛马和滑水的设备。那儿同时备有帆船和桨船。

女孩们在离岸最近的两座岛屿的较大一座上，她们可以游泳或划船到较小的那座岛上进行果汁软糖烧烤。最棒的是，到了周末，他们将进行一场比赛，即猫头鹰队对航空队夏日冰球野营世界小家伙冠军争夺赛，胜者包办一切。

马克从未对举行夏日冰球有过很大兴趣——“你曾在七月里见过冰冻的池塘吗？”他会问——但最后被其他家长和两个营地的孩子们的热情所感染。除此之外，冰球学校正好在马克的家乡小镇外，他说他有一笔账要和一只三十磅的狗鱼清算，那只狗鱼仍然在亨茨维尔湖口的水峡的某个地方盯着他。

“这个家伙是个蠢材。”莎拉低声对特拉威斯说，这时男孩们和女孩们已经聚集在了训练场上。

不需要过多的解释，特拉威斯也知道她是在说巴迪·奥瑞里——他表现得确实像个蠢材。他身穿一件新衬衫——砂糖苹果红色，衣袖从肩膀处裁下以显示他的肌肉和一个塔斯马尼亚魔鬼半咬着冰球棒的文身——他在吹着哨子，吼着命令。他把书写板放在旁边的草地上，书写板上面是无所不在的蜂窝电话。无论什么时候，巴迪都想让众人知道到底是谁在管理。

“下蹲？来吧，当我说‘下蹲’的时候就下蹲。”

巴迪让他们一起做热身运动：颈部运动、肩部环绕、伸腿运动。接下来他又让每个人都弯腰，然后，弯下去，头从一边膝盖到另一边做运动。

尼什尔脸朝前摔了下去，这使所有人都笑了——还有一个在众人意料之中的例外。

“出什么事了？胖男孩？大肚子让你失去了平衡？”巴迪向尼什尔喊道。尽管他没有大笑，但他在微笑——愉快的，仿佛作弄了某人。尼什尔的脸一下子就红了，红得像巴迪那显示肌肉的衬衫。

特拉威斯有点不安。胖男孩！尼什尔只不过想在这种情况下来点幽默。特拉威斯以前曾见过尼什尔玩

类似的把戏，尽管马克从来没有表示过什么，但几乎可以肯定马克并不讨厌尼什尔的玩笑。

特拉威斯四处寻找马克。他站在场外的一边，盯着这一切。马克是猫头鹰队惟一在营地的教练——猫头鹰队的助理教练巴里和迪下班后不能来，他看上去无比孤独。马克缺乏野营的性格，他只是不太适应。他不允许任何运动员称他为“教练”（因为“我从不称你们为‘前卫’、‘后卫’或‘守门员’。”他有一次是这样解释的），他不戴包边太阳镜，也绝对不会穿任何撕去衣袖的T恤。

“高抬腿！高抬腿！”

汗水从巴迪的脸上流下来。如果这是热身运动，特拉威斯想知道，那体育锻炼是什么样的？尼什尔在他身后喘着粗气，呼哧呼哧的。特拉威斯不用转过身也知道尼什尔的脸肯定还是红色的。只不过现在已经不是尴尬，而是愤怒。胖男孩！这个家伙到底怎么了？

至少特拉威斯不用再担心尼什尔的愚弄了。通常，如果尼什尔正好站在你身后而你又没法看见他的位置，那你无疑就站在地球上最糟的地方了。当你毫无防备的时候，尼什尔会伸出手来，抓住你短裤的一边，往下一拽，向整个世界展现你的贴身短裤。

戴塔对体育课上的尼什尔和他的恶作剧非常小心，有一次他还采取了一个预防措施，即把运动短裤和贴身内裤用安全别针别在一起。但这个主意事与愿违。当尼什尔偷偷的站到戴塔后面并用力拽的时候，大别针虽然把运动短裤和贴身内裤好好的别住了——但戴塔的运动短裤和贴身内裤一起被拽了下来。

不，尼什尔不会再去冒险，受到另一次“胖男孩”的攻击。特拉威斯想，如果还有什么举动，那只可能是他在实施他的报复。尼什尔对报复是非常非常的在行。

尖叫的猫头鹰队和航空队训练时，一个工组把锯倒的树从小屋地区拖向工具棚。特拉威斯可以看到一个白发的男人在用劲地推着独轮推车，是莫里·克里佛德，岛营的经理。莎拉和其他女孩说过他是一位很好的老先生，特拉威斯不理解他怎么会在本次夏日冰球学校交易和巴迪搅在一起。

运动员们进行完了场地训练后，又围着营地开始越野跑：围着运动场跑两圈，然后跑上小路，沿着岩石小路跑到海滩，再返回，最后跑到主营地建筑进餐。

特拉威斯和莎拉一块儿跑，一边跑，特拉威斯一边想，为什么莎拉生来做什么都那么优秀：滑冰、滑

桨、跑步。莎拉甚至能边跑边说话：“据说尼什尔在策划世界上最伟大的裸潜。”

“你，你怎么听说的？”特拉威斯喘着气问。

“昨天午饭时戴塔告诉我的。它将覆盖全岛。”

“他，他只是在开玩笑。你知道尼什尔。”

“他是个疯子。”

“给我详细说说吧。”

3

“嘘——”

特拉威斯和拉尔斯下午游完泳回来，在门边遇到了安迪，安迪把手放在嘴唇上轻轻地拉住门，这样门就不会在他们身后砰地关上。

“什么事？”拉尔斯问。

“别说话。进来。”

三个男孩偷偷地进入到小屋里，安迪小心地放开门，让它无声无息地掩上。

尼什尔平躺在他的床上，眼睛大睁着。他的眼珠到处乱转又好像什么都没有看见。出什么事了？

“嘘——”安迪轻声噓道。